皇清經解

仁13
478
31

仁
478
31

門號卷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
春秋毛氏傳目
卷一
〔總論〕
卷二
〔隱公〕元年
卷三
〔隱公〕元年二年
卷四
〔隱公〕三年至五年
卷五

文選樓藏書

〔隱公〕六年至十一年

卷六

〔桓公〕元年至四年

卷七

〔桓公〕五年至八年

卷八

〔桓公〕九年至十八年

卷九

〔莊公〕元年至八年

卷十

〔莊公〕九年至十六年

卷十一

〔莊公〕十七年至二十五年

卷十二

〔莊公〕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

卷十三

〔閔公〕元年二年

卷十四

〔僖公〕元年至十年

卷十五

〔僖公〕十一年至二十年

卷十六

僖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

卷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卷十八

文公元年至六年

卷十九

文公七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

宣公元年至八年

卷二十一

宣公九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二

成公元年至七年

卷二十三

成公八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元年至八年

卷二十五

襄公九年至十二年

卷二十六

襄公十三年至十七年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襄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卷二十九
〔昭公〕元年至九年
卷三十
〔昭公〕十年至十七年
卷三十一
〔昭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
卷三十三
〔定公〕元年至七年
卷三十四
〔定公〕八年至十五年
卷三十五
〔哀公〕元年至七年
卷三十六
〔哀公〕八年至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春秋毛氏傳

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事于其下謂之記年（晉後出書有竹書記年卽此名）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然而祇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也舊謂春以善善秋以惡惡春秋者善善惡惡之書則毛詩春秋匪懈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中庸春秋修其祖廟未聞有善惡于其間也蓋古來恆稱如是矣若賈逵謂春取陽中秋取陰中則周正春皆是冬秋皆是夏非陰陽中也賀道養謂春貴陽始秋重陰初則期合周正而又曲爲之說究何必然

第春秋立名不始夫子未修前早有是名傳稱韓宣

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在昭二年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坊記謂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其文在僖九年夫子且未嘗生也故公羊道聽塗說亦云有未修時春秋見莊七年傳而魯史至西狩獲麟後尚有二年共二十六條皆曰此魯春秋文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夫子春秋也魯之春秋此魯春秋也

或又謂春秋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者孔疏于杜氏序云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又公羊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則直以春秋一名爲周史與列國諸史所共有之名不始夫子并不始魯史也

若先仲氏又云春秋爲六經之一三代以前早有之至三代以後則祇傳夫子一書而前此春秋之書亡焉嘗訊其說謂古凡稱六藝郎六經也即易書詩禮樂與春秋也古皆以六經爲六藝惟周禮保氏職始以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六藝他皆不然其以此六藝爲教謂之六教禮記經解所謂詩教書教禮教樂教易教與春秋教者此夫子之言也夫子言古王之爲教本如是也其以此六藝爲學謂之六學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必三年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後至三十而五學始立故西漢劉歆輯內府古文春秋名六藝略而漢志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則明在周魯以前而疏

公羊者亦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
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肸習于
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此正
以六學爲六教在三代以來原有是書與尚書並傳而秦火
以後但見此而不見彼遂以夫子之春秋當六經之數而不
知前此之爲春秋在春秋晉楚間猶見之也故先仲氏曰古
之六經則古之春秋也而其書亡焉今之六經則夫子之春
秋也然而樂經亡焉
乃徐仲山曰記又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
志其名而不記其事按周禮內史讀四方之書事謂書四方
之事而讀于王前此記事也若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志解作
誌又解作幟謂標幟其名而列作題目以告于四方故又曰
外史掌書名達于四方其所爲記即春秋之傳也所爲志即
春秋經也是以左傳序云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則記也緯
書鉤命決曰欲觀王改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後儒但見何休公羊傳序有吾志在春秋字誤解作言志之志崇人倫之
特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簡者簡也以竹爲
之但寫一行字者煩則書之于策謂之策書聘禮所云百名
書于策謂百字以上皆書之雖猶是竹牒木版所爲而單策
爲簡聯簡爲策策者冊也以編合竹簡合兩丹爲一冊故襄
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南史氏執簡以往此簡也書志者也
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

庚申補刊

罪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策也書記者也

然且簡策之例必具三事一讀本國一上之王朝一告之四方邦國諸侯故國語魯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陳國之祀典以折之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三策者一讀一上一告也

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隱七年傳諸侯凡策告謂之禮經十一年傳諸侯不告不書于策明言策簡之例史所最嚴故宣十年崔氏出奔簡書例稱族策書例稱名宣十七年叔肸卒簡書例稱公弟策書例稱公子襄二十六年甯殖逐衞侯簡書例稱出奔策書例稱出君成十三年晉侯伐秦簡書例祇稱伐秦策書例始稱

秦師敗績其簡策書例歷有明據乃注疏乖反謂經是策書傳是簡書則南史執簡甯殖書策皆不通矣此所當考正者

誠以春秋記事原有門部而作志者則因門爲題就事立誌謂之箴題不謂之綱領蓋綱領必檃括其事而取其要領以爲文箴題則但誌其門名而必藉按策以見其事不相侔也

朱人以綱目擬春秋非是大抵春秋門部見于舊史官記事法式有二十二門

改元十二公元年

卽位十二公卽位

生子桓六年子同生

立君隱四年衞人立晉

朝聘 朝來朝　聘來聘
歸脹　錫命
盟會 會盟　涖盟不盟
逃盟　來盟　成平
遇　背命
侵伐 侵伐　入圍　襲取　戍救　帥師
乞師　取師　棄師　戰次　追降　敗敗績
潰
歸佇　獲　師還
獻捷
遷滅 遷滅　殲
墮亡
昏覿 納幣　逆女　逆婦　求婦　歸
致女　來勝婦至　覿
享唁 享
唁
喪葬 薨卒　葬
賵　含　隧
賻　求金　錫命
祭祀 烝嘗禘　郊社　望雩　作主　有事　大事
朝廟　作丕祖　禴祠　烝嘗
蒐狩 蒐　觀社　大閱
狩　觀　焚
興作 立宮　築臺　作門　觀　丹桓　刻桷　屋壞　毀臺
新廄　築城　城郛　浚渠　築囿

甲兵 治甲兵　作丘甲
作三軍　舍中軍
田賦 稅畝　用田賦　求車
假田　取田　歸田
豐凶 有年　饑　告糴
無麥苗　無麥禾
災祥 日食　螽　螽蝝
大水　無水　災
沙鹿崩　山崩　星隕
霜殺菽　隕霜不殺草　雨雪　雷電　震　雹　星隕
出國 如　孫　火　蚩　多麋　眚　不雨
出　大去　地震　星孛　六鷁退飛　隕
入國 至　入　納　歸　來歸
復歸　來　來奔　來歸
盜弒 盜弒　逃歸
盜　殺
刑戮 殺　刺　戕　放　執　歸
用　釋　畀　肆眚

凡此門部先定之爲記事之則而志名者則又另立一籤題以爲門部之標識至于事之始末詳略皆所不問如同一朝

晉而成十八年公如晉朝晉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晉則我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爲平乘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爲申結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隱七年公伐邾爲討鄫殺同一遷許而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逼遷之者向使無策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遷滅之耳何會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微詞凡書國書爵書名書氏皆有義例豈非夢夢然而不考經文則不能讀傳不深覈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事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爲主而以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

經文祇以一卒字盡之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溺卒以縊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狂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邾子穿卒以火爛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酖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咒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第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

乃宋儒襲唐儒啖助趙匡之說重訾左氏傳爲秦後僞書且摘不更庶長諸秦官爲辭此不讀春秋不識左傳爲策書舊本而妄爲是言予既已辨之詳矣（見論語稽求篇）特左氏所據策書猶是魯史之未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

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以已意補之卽與經悖如以鄭大夫尹氏爲隱公之妻以隱妻子氏爲桓公之母以救邢之曹師爲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爲元公之孫以執曹伯畀宋人爲分曹田與宋人以宋公殺世子痤事爲宋華合比奔衛事以晉先蔑士會迎公子于秦之師爲拒秦于堇陰之師諸凡以死賵爲生賵以媵異姓爲媵同姓以六月日食爲閏月日食以立武公之宮爲立武成之廟其間參錯違背不可勝數至于曹羈奔陳郭公歸曹曹殺其大夫薛弒其君比齊侯伐宋宋公伐鄭衛公孟驅伐曹盜殺陳夏區夫宋向巢伐曹又伐鄭宋人執滕子又執

小邾子經文儼然並無一傳至定哀之間卽本國事實仲孫伐邾三家取田亦了無始末可據而列國史冊則但得晉楚二史以爲傳本一如孟子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者故文宣以後夫子所責惟晉楚而左氏特取晉事而鋪張之祁奚舉賢魏絳戮僕作人求善表章無賸以至晉悼之惡三出而制于楚者反稱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甚至借仲尼之言以褒晉大夫宣孟忠良不絕于口究之定哀以後純記趙簡子之事爲趙史而世顧未之察也

特其書則猶是魯史與晉楚諸史較之公羊穀梁道聽塗說徒事變亂者迥乎不同故當時左氏以其傳授之曾申申授之吳起以及虞卿荀況輩皆有論著漢志所稱虞氏春秋虞

氏微傳皆推明左氏之學卽傳至西漢猶有賈誼爲左傳訓詁以授京兆尹張敞中大夫劉公子等原不止劉歆獲內府祕書始責讓太常博士以發其義也乃不幸其書出壁中時孔安國已獻之內府而未立學官遂致公穀之徒各持門戶以相牴牾然究之日月一出而燈火自熄彼墨守廢疾皆不攻自下不事痼壞而其痺已不起矣故春秋五家漢志未嘗並列祇以公穀鄒夾爲四家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原可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但公穀爲周秦間人其時去古未遠雖荒唐之言亦尚有與周禮相借證處特世尚宋學而前儒篇帙散不復理卽漢後論著其顯相指名者原有二十三家春秋見之漢志而其後各立學官經杜氏何氏范氏訓定之後猶有蕘寬劉炫戴宏閔因輩各爲楊扢而惜其書俱蔑沒無一傳者惟唐儒陸淳作微旨纂例釋疑聯載啖助趙匡諸說其書猶存然率踳駁不足據若宋元諸經解則所見凡數十家亦又何一可置辨者而胡安國傳則解經之中畔經尤甚然反兢兢乎辨之以爲胡氏傳出而孔子道息甚至有明三百年設科立學但知有胡氏一傳而不知孔子之有經則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言至此亦可畏矣

但春秋義例不一無一是處大抵此白彼墨前三後四必不能盡一而前人相傳科指又極其龐賾如所云二類天災人事三體正例變例五情一微而顯二志而晦三婉而成章四盡而不汙五懲惡而勸善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卽位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一夫道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七缺一夫道二妻

道缺三父道缺四子道缺五君道缺六臣道缺七周公禮缺九旨一故宋二新周三新王四所見異詞五所聞異詞六所傳聞異詞七內其國八內諸夏九外夷狄諸所流行皆猥劣不足道若孔疏所云稱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則專指左氏所據典禮與杜氏所釋之數爲言並非通例其餘年時月日與國氏人名天王天子種種陋義則前此註春秋者已痛辟之以爲一爻可錯諸卦一字不能成一義晉唐以後早已不屑置喙者惟三傳引例猶尚有參變餘論見諸疏義而胡氏則概以武斷施之拘曲採直仍襲從前年時月日國氏人名諸陋義而深文其間骫經傳正旨而勦令就我使明明大文一經鍛鍊便成冤獄究之一罣百漏五戈十盾至詞窮理詘遇有事同而文不合者則曰見聞不妨各致有事不同而文同者則又曰美刺不嫌同辭于是周章蔑略了無定準而春秋亡矣予嘗平情諦觀竊彙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經文而統以四例概之

一曰禮例謂春秋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晉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言春秋一書以禮爲例故左傳于隱七年書名例云諸侯策告謂之禮經而杜註與孔疏皆云發凡起例悉本周制所謂禮經即春秋例也故孔疏又云合典法者即在褒例違禮度者即在貶例凡所褒貶皆據禮以斷並不在字句之間故曰禮例今試觀春秋二十二門有一非典禮所固有者乎毋論改元即位朝聘盟會以至征伐喪祭蒐狩興作豐凶災祥無非吉凶軍賓嘉五禮成數即公行告至討

賊征亂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周禮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餘條櫛比皆是非禮乎故讀春秋者但據禮以定筆削而夫子所爲褒所爲貶概可見也此非書人書字所得溷也此一例也

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周禮內史職曰讀四方之書事左氏傳序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又云大事書之于策小則書之簡牘故公羊疏云春秋記人君動作之事而漢史亦云右史記事事爲春秋是以孟子論春秋特開一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謂就事而討其寡多較其大小輕重而是非可驗今齊晉之事皆重大事也莊僖之間其所記亦惟齊晉之事爲較多也重與大則責備嚴多則前後氏仰而未易以輕定故鄭伯克段齊鄭入邾事關名教則雖屬一節而實繫重大終隱桓莊三世書記紀國之存亡凡二十一條則雖細而必不可忽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雜記宋鄭陳三國東西奔命之節無一刻之間則雖舉動瑣瑣亦必備核之而不敢略他如郭亡梁亡事有闕漏尹氏子氏事有訛繆圍成圍邴事有混同去籥事有蒙昧則概從而檢較之又其餘也此又一例也

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孟子曰其文則史大凡史官記事從列國來者謂之赴告從本國登者謂之記注而合而成爲策書則謂之文第文有文法左傳定四年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註謂典策卽史官記事之法是史官記事另有法式名

爲文法亦名爲書法而統以文字概之杜氏序所云文之所
害則刊而正之是也但舊亦以文爲例而此云文例則以無
例爲一例如舊謂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時書曰皆例也而
今皆無之以爲史之例可書國可不書國可書人書爵書曰
並可不書人書爵書曰何則例固然也又以有例爲一例如
鄭伯伐衞本討滑之亂而鄭莊不忍誅滑但伐衞而返則史
祇書伐衞而不書討亂齊人伐衞本奉惠王命而齊桓身不
親軍但遣師而還則史祇書伐衞而不書奉命至于宣公奔
齊喪而史書公如齊所以諱國王使來徵聘而史書仲孫蔑
如京師所以諱王此皆從文起例而予奪自明並非齊人鄭
伯書公書蔑之所可優劣以爲文例如是文之以無例爲有
例又如是也
乃四曰義例則直通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間天下有禮與事
與文而無義者乎董仲舒云爲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之
義杜氏序云文約則義微誠以事與禮與文莫不有義義者
意也亦旨也即予奪進退褒譏美刺之微旨也是以禮有違
合事有善惡文有隱顯而褒譏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間孟子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取此例矣
若夫春秋始魯隱並無義例或者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
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立是魯惠
之立正當平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之五十一
年相表裏乃舍惠不始而反始之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

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爲
王室亂耶則戎狄弒王當始孝公以爲本國亂耶則伯御弒
君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耶則晉人連弒其君當始惠公乃
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之隱公隱亦不受也至于公羊以
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
惡爲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故先
仲氏曰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
書則修之或隱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
書而當修則修之此非明白了義乎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
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
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
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摸之
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
緯學大不足信然兩漢儒者多言之董仲舒對策有孔子作
春秋是素王之文語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西狩獲麟自號
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
而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終

漢軍樊封番禺黎永椿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一

春秋毛氏傳　隱公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隱公　公姬姓侯爵名息姑魯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孫也據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凡十三君以兄弟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傳位之次也周書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此二字亦魯史文也公本侯爵而稱公惟史文有之他卽不然故尚書費誓史文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便稱魯侯則此稱公者非史官舊標字乎

元年

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所記則又必從首年至終年以爲一公之終始此是史例則此元年者本是隱公之元年例所必書無庸疑也乃何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

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尊魯爲王者之義則不特悖禮叛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國君皆改元者他無可考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盡逐齊胡公子而左傳于襄十九年有云鄭簡公元年上子孔卒則齊鄭皆改元矣第改元則必行朝廟即位之禮而隱復不書即位此有異耳其說見後

春王正月

此以時領月也禮也史凡書事必書在時月之下下苟無事則此時月可不書而四時首月雖無事而猶書之者謹時之例此所以爲春秋也特書時舊法年有四時時有三月而時之所領則必在三月之首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所稱春王二月隱二年春王三月隱七年者則不合矣然必二三月有事而正月無事故但書旁月而不書首月若空書時月並無一事則必在首月而不在旁月乃亦有時書次月如所稱夏五月莊二十二年者則又不合矣吾故曰春秋須識例其必書時月雖無事而亦書者此例也此終古不易者也其既書時月而或書此月或書彼月則非例也通也闕繆也闕見夏五月疏通則無例闕與繆則并無義也不然天下豈有以空空歲月而可以寓褒譏加美刺者以此推之則凡書人書國書名書字其諸以通例而强作義例者亦可返矣

然而王何也公羊傳云王文王也謂文始受命王之首也然

而文未改正也故范氏穀梁註曰周王則改正之王者也謂
周之先王改此朔者非武王即成王也然而改正耳即改朔
亦朔一月耳曰王二月王三月何也故杜氏序云王即平王
蓋時王必須朔隱之時則須朔者平王也王有時不須朔則
不書王桓年多無王可驗也然而劉炫已辨之謂昭二十二
年後王室大亂天王出奔狄泉矣越五年而後反國此時誰
須朔而五年之間皆得書王何爲也故何休又曰王者謂夏
殷周三代之王也王正月則周王也周十一月也王二月則
殷王也殷十二月也王三月則夏王也夏十三月也而服虔
亦云孔子作春秋其于春則每月書王以統三正謂夫三春
之書王將以禹湯文武立三正統也然此孔疏已辨之謂夫

子以周室臣民反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以敬奉前代則
何意乎于是有襲公羊邪說以爲春秋黜周王魯體王改元
則此王字當暗指魯公王者公也天王者王也是世有二正
土有二王亂臣賊子自春秋始而謂春秋爲之乎然則王之
必不可以爲王者之王斷可知也

然則何王乎曰世亦不知有春王耳亦不知王之當屬春不
當屬正月耳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云春王則王屬春也云
周正月則正月不屬王也左氏亦惟恐經文難明後世監儒
必有以王爲周王者故書王周以倒之又必有以正爲王正
者故加周正以別之而世讀其書而不之察也夫春何以王
也王者興也謂春興也春何以興古者五德相禪謂之五王

五王者木火土金水也五王遞爲王而四時以春夏秋冬配之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以時王而土則通王于四時之間故家語孔子答季康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又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王而漢律厤志亦云庖犧氏繼天而王（易大傳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字書引書亦云庖犧王天下庖犧本帝而稱王正指時德木王爲言）其德在木爲興王之首在于共工無道火德不繼而神農繼之則共工霸而不王（其後秦不繼周）木而漢以火德繼之亦霸（是庖犧春王神農夏王少昊秋王而不王王如字不讀旺）顓頊冬王由是而遞轉以至于周不讀月令乎春帝太皞即伏羲也夏帝炎帝即神農也秋帝少昊即金天也冬帝顓頊即軒轅也春秋編年與月令表裏月令稱帝而不稱王春秋稱王而不稱帝而總之以興字概之人不識春王亦不識春帝乎春帝自伏羲以至于周惟帝譽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惟以木王則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惟以春王則夏秋冬諸月不得稱王以夏秋冬非王時也然則春之得稱王與王之必屬春有斷然者況春秋尊王之書也春者出也尚書大傳曰萬物出地之時也又春者寅也律厤志云斗柄指寅方之候也今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此時萬物未出而斗柄指子然猶稱春者曰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蓋春王也

然而正月何謂也曰即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爲正朔則爲天正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以十

二月爲正朔則爲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爲正朔則爲人正菊三正角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祗殷周二代故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該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註尚書孔疏禮記皆云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推之而高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漢皆以十三月爲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來數百年盡爲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即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毛詩如四月維夏六月秋日斯發十月改歲等仍用周正此士人行文與史官記事不同若周禮則原欲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如凌人正歲斬冰遂人正歲簡稼器太宰中春命蠶婦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日至于方澤等而尚書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佚至春秋則謹之尤謹者而反云夏時吾不解也

然何以知改朔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

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正月之至卽十一月冬至也七月日至卽五月之夏至也此皆孟獻季康叔孫昭子梓慎諸人所自言者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夏正也孟子曰十一月輿梁成此周正也

又何以知改朔改月必改時也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曰周之秋卽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

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故漢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據律厤志在冬十一月而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厤爲周正月之二十七日皆冬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書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改時故也

故凡改朔者必改時月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夫商亦改月商亦改時前所引左傳梓慎與漢書陳寵之言已詳且悉矣不必贅矣卽其所云十有二月言之實有大謬不然者夫此十有二月非建丑正月也漢律厤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薦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孟康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也色以象五帝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五蓋是年値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況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卽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若秦之改朔則三正遞禪並無亥正霸而不王原不足道而卽本紀冬十月數語亦漢史所紀非秦本文故文穎顏師古輩明云此係史家異文爲太初時所追改而讀古不深仍爲藉口嘗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此十二月定爲夏正之丑月而旣閼原註載茅盈內紀謂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

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淸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之九月爲秦十二月此則史文之顯然者又二十九年始之罘刻石文曰時在中春陽和方起則以秦之中春二月爲夏之十一月正冬至一陽初起之候若在春二月則不得云方起矣故後魏明帝改正建丑乃改春二月爲夏四月則雖在秦後亦尚有改時月者雖唐後改月偶有異同然大概可睹也

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夫冬則禾且穫矣尚有麥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以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啟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故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此非冬也秋也若果冬則雨畢矣十月則畢之畢矣桓十四
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
則冰泮矣二月則泮之泮矣是以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
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不然則霜非時菽亦非時也成
十年八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杜氏以爲周六月今四月
也不然則獻者失時欲者亦不及時也乃若莊二十五年夏
六月日食鼓于社左氏曰惟正月之朔謂惟正陽之月始用
鼓指四月也若六月則不用鼓也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
曰日過分而未至也謂過分者過春分也未至者未夏至也
亦四月也若六月則至亦過也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
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矣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
月將春分矣分也而猶至無是理矣故凡書秋雩皆夏雩也
雩所以雩旱也徐仲山曰周以巳月雩則夏月也莊三十二
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四月實二月也陳晦伯曰周以卯月社
則二月也
弟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卽位之禮周制遭喪卽位踰
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卽位者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然必踰
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成王之崩在四月乙
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遽已卽位而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
八年宣王卽位至二十九年而王始改元是改元卽位本非
一時然遭喪卽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之際又特行正位
之禮杜氏所云改元正位百官以序者然後史官書卽位于

改元之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官不書故春秋不書即位者四皆不另行即位禮者此不書以攝位也（惠公元妃孟子以無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未立宋武公有女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娶而生桓公愛欲立之惠公薨隱公乃成父之志奉桓爲儲君而已居攝故不行即位禮　史記魯人共立息攝政）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三君皆各遭弒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另行也此皆就實事而史記之行則書不行即不書並無有取舍筆削于其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隱被弒而桓即位則桓何心東門襄仲連殺儲嗣而宣居然行即位之禮而不之怍則亦未嘗非倖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繆矣乃說者謂書與不書皆史官得而主之隱之不書所以彰隱賢桓之得書所著桓惡此固爲不知史例若胡氏又自造一例曰上不

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叛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此在婦孺猶知之者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可褒乎乃自知難通于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于宣即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乎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萬一桓宣之徒起而爭之即使游夏再生家喻戶曉恐不能明也吾不意胡氏之學將掩聖經而一開卷間即詞窮理屈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穀作邾婁蔑作眛蔑眛轉音凡經有四例說見前）

周制以盟會爲典例大抵天子十二載一巡狩則盟諸侯于方岳之下而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著講信修睦之意故曲禮涖牲曰盟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而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至秋官司盟職則直置典盟一官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胡氏凡遇盟會則概置譏貶以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禮所貴則不知右者玉敦盛血珠槃盛耳壇壝主日月方明祀山川凡贊牛載耳與詛神告祖俱是舊典至後世蔑略始有東牲不歃載書不告之事而學古不深反訾非禮則不惟不讀春秋并不識三禮矣特春秋世衰天子無巡狩之事諸侯無會同之典而徒事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者則未免于行禮之中寓失禮之意且要有是非約有成毀特盟參盟有始終同異凡經所書皆不過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如此一盟則近郊附庸並講信睦比之摟伐自爲較勝故盟會征伐俱屬典禮而征伐獨有參變者以春秋無義戰邦政舊典蕩無復存故盟會侵伐總是典禮而事有是非春秋務謹嚴義例所分不敢苟也

邾者附庸之國儀父則邾君字也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則天子上士以名字通原可稱名并稱字者況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杜註邾附庸國未受王命而早爲附庸其得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此亦是例而胡氏又自爲制

云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邾犂來介葛盧是也吾不知稱名稱字其分中國夷狄者出自何書乃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忽分儀父犂來爲中國夷狄學者註經可自造族姓自定封國自判華夏肆然無忌憚一至於此豈不可怪按邾子顓頊之後曹姓周武王克商求其苗裔得六終之孫名俠者封爲附庸國使居邾地而因以名邾儀父者邾俠之十二世孫也若邾亦邾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爲附庸國而居邾故世本云邾顏居邾顏徙邾其後邾與小邾俱稱邾子明見經文若叔孫婼曰邾又夷也則以邾地近戎故云是邾與邾皆中國附庸必分夷狄則邾當爲夷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儀父已矣其如例何及者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凡記事必首魯公此無論他國爲政本國爲政皆當先本公而後他氏例固然也自公羊有及者汲汲之解穀梁有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志之解而胡氏亦遂謂我所欲者曰及外所主者曰會以附于公穀之說則請就春秋本經推之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夫穀之盟齊以文公不親盟故來討而晉公出盟此非我所欲也曰公及何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樓是時公如晉而晉侯出都與公盟而後公得入此出入之權全在于晉並非我之所敢主曰及何也若成二年公及諸國盟于蜀是時楚公子嬰齊爲政傳明言之故胡氏亦自曰公及楚人則知

主盟者楚也夫明知楚人主盟而猶曰及者我爲主則不知彼所主者盟我所主者又是何事且據其例明云及者我爲主會者彼爲主不可混也乃有既書會而又書及者定四年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則一會一及當復誰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以伐楚而會諸侯今以既侵楚而重爲之盟皆劉文公爲政也未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亳聲有頒于其間者乃胡氏復堅執已說曰定公爲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與諸侯盟何不自揣量而洵口悖誕如是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一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漢軍樊封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二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隱公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列國各以事來告卽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舊書之者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傳鄭武公娶武姜申國女生莊公及段而姜惡公而愛段姜以寤生莊公故驚而惡之請立段不許及莊公立姜爲段請制大邑公難之又請京亦大邑公重違姜意許之祭伯請除段乃收西鄙北鄙及廩延皆爲己邑公子呂請除段公又不許公子呂曰請除之厚將自斃公子呂曰請除之薄將得衆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耳段遂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乃入鄢公伐

鄢勝之叔出奔共（時公寘姜氏城潁誓不相見既而悔之乃用潁封人語出姜氏于隧而母子如初）其事如此是稱兵襲國顯然叛逆春秋但據事直書而叛逆之罪其義自見其或責公失教者此說經餘情夫子未嘗有是也（失教見左傳）君能教臣兄能教弟此在聖賢猶難之春秋責賢不責愚莊公愚人豈容責此若云養成其惡而利其斃則未免深文既與之京卽欲早爲之所勢必奪京而與以他邑段肯受乎如欲早除則彼亂未形而我驟除之養惡尚有罪不待養而遽以惡除罪當何等如云利其斃則誤以莊公自言有將自斃厚將崩語故云不知此弟言其理耳若果利之則既發之後尚不令斃而謂欲斃之未發之前非通論也且凡爲此說者非謂春秋貶惡如是也段固不赦伯亦可議此不過如逢蒙殺羿亦有罪之語偶爲旁及而胡氏竟縱釋叔段專治公罪夫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曰使亂君賊父懼也從來罪當重典不容倖貸殺人者死必不更求被殺者以可殺之罪況春秋何書夫子修春秋何意本欲誅叛逆討不臣不弟而開卷定律便使君父與叛逆彼此交責已非正義又況縱亂賊而專誅君父彼稱亂者已洋洋棹尾而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戮沒天理何存國法何在是雖使新莽著書操卓筆削亦必不能顛倒錯亂至此極也況其所爲爰書者仍未確也據曰誅亂當以國彰國討也則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何罪而國討之又曰當以人爲衆所共擊也則莊十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夫以爭國之弟

殺無罪之兄齊人何尤而衆共擊之若云命將出師當稱帥師則哀三年齊國夏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彼則竟稱帥師矣然固拒父之師也衛輒以拒父而書帥師則此討弟叛而不書帥師此正相反以相明者如曰不書爲貶則彼衛輒書帥師當爲褒矣若其稱鄭伯而以爲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爲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于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且衆共殺之也此直殺之而未嘗稱兵者也若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者凡稱兵之例國君自帥師則稱君卿大夫帥師稱卿大夫君與卿大夫皆在軍而不辨其孰帥師則稱國卿大夫師師而不記其卿大夫爲何名何氏則稱人左氏疏以兵衆稱君君以師從也兵少稱卿大夫卿大夫以旅從也兵衆而卿大夫帥之則稱人將卑而師又少也此核之全經之例而無不同者今書鄭伯則伯親帥師也伯親帥師故稱伯則稱伯者事也然而君親帥師當稱君則稱伯者又例也至其稱于鄢則師出必以地如後書戎伐凡伯于楚丘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鄭師伐宋戰于宋公會諸侯伐楚次于陘類凡師之所在必明記其在于何所以爲行師之表識此亦是例況誅逆討叛所在尤重彼直殺而不稱兵如衛殺州吁亦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況稱兵乎若其書克則所謂以事例而兼文例者人誤以爲伯殺弟耳公羊克之者殺之也穀梁克者能殺也且誤以爲殺弟于鄢而不

緩追之而使之逸耳穀梁謂伯不能緩逸（逸賊失親親之道）而不知段已奔共奔共而且得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爲共叔段者是也且鄭伯亦思之故于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有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益思之也夫以段之惡段之不弟稱兵襲國已不啻春秋無將之誅是何難立爲櫟絕如祭伯公子呂所云除之又除之者而乃伐之而勝之而故使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爲失刑而在叔段則爲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爲尺布可縫兄弟難容（二語見漢書）世安有寘母于隧加君以矢之逆賊而獨于兄弟間善全如此不惟不殺且任其奔齊又任其奔莒止一睚眦而無餘事此可念也故特書曰克此固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所未有之例而于此一開之者也

春秋一書無再書克者所謂事也亦義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芳鳳切一本無來字）

天王周平王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皆尊稱也宰咺者天子之士咺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太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即所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太宰爲卿不稱名字故僖九年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爲大夫當稱宇宰夫則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註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克弔使而胡氏謂宰是冢宰位六卿之長不宜使賵誤

矣

第其所云惠公仲子者惠公隱公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而穀梁獨謂惠公之母夫桓公之母明係宋武公次女而惠公娶之故桓母名仲子若惠母則何所據乎乃公羊謂桓母仲子死于前年而左氏謂死于二年此時尚未死而豫爲致賵故譏之則天王雖不道定無有以諸侯夫人未死而先遣弔者此由左氏誤認元年尹氏卒爲隱母二年子氏薨爲桓母遂云然耳但左公皆謂惠公仲子本宜兩賵而一使一賵于禮不合故左氏謂惠公緩仲子豫公羊謂惠公仲子兼而胡氏則專指仲子而不及惠公此皆不足置辨者惠公者隱之父仲子者桓之母卽惠之繼娶也惠公不知薨于何時其

距公改元已有七月則其弔之緩固不待言若在仲子則必同惠先後亡者春秋諸侯有繼娶卽繼適也惟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赴告天子是雖三禮無可考而春秋則往往行之故此一弔賵必惠公仲子同有赴告者在也夫既有赴告則天子下弔于禮無過葢仲子繼娶原非姪娣曰爲魯夫人則固夫人也以夫人而告之必賵之鄭康成云禮天子于諸侯一則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是天子于諸侯夫人原自有賵非過禮也特春秋本義不尚詭詐但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夫禮尚往來況君臣相於其責在下豈有天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如此隱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隱不使卿弔并不親會葬至求賻而後應之以視天王之來賵何如也此

則春秋之微意也義也

賵者贈喪之物既夕禮謂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故公羊曰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據傳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黃故公立而宋來成焉此不過大夫來盟舊例及者公及也宋人不書君宋大夫也而公穀謂我但稱及彼但稱人則不惟公不與盟即彼此相盟皆屬微者吾不知其所爲微者是何等官職大夫與士並無實據而即以公不親盟思之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于防而公穀又云及者公及也則我但稱及而公已與之不必微者始與之公穀舉例已自矛盾至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則公親如晉而後與盟此明明公盟而但書及何也乃胡氏既遵其說而復于盟宿之例謂書地以國則必國君與盟者宿者國名也書盟于宿以宿君與盟故也此據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因修齊好則必齊亦與盟耳然孔疏謂僖廿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時宋方被圍宋公未嘗與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時宋仍被圍宋公雖欲會而有不能也是屢會其國而國君皆不與會雖特發一例而按之無可驗者乃復曰國君書盟春秋惡之夫既舍魯公而入宿君吾不知其所惡之者惡魯君耶抑惡宿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王卿士也祭其國伯其爵也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

自來于魯初不知其所來者爲何事然而僅曰來則來之耳不必有事也所謂以王臣而私交于諸侯雖事也而意非之所謂義也乃公曰來奔穀曰來朝夫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來朝則未有舍其實而但書一來字可成史者若云貶之貶不在此也況爾奔我朝同一臆度而來朝之說則尤臆度中之最無理者夫王臣有事書法謹嚴如所云來聘來賻來錫命來會葬來求車求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于其間況諸事相朝尤極鄭重幾有王臣朝諸侯而史官不明書之者此不問有王命無王命而但書其事而其義自彰非如介葛盧來白狄來之可以夷狄附庸蹤棄之而蔑略之也乃胡氏妄遵穀說而復謂來朝于魯出左氏文誣經之

中又復誣傳東海沈冤何時得雪悲夫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者先公之子益師其名也公族卿佐卒必書禮也其或不書與書而或日或不日皆史有詳略文有完闕未嘗有義例於其間也故此不書日在舊解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此是了義而三傳偏紛紛焉予嘗推其例祇取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書日癸巳與文十五年公孫敖卒書曰甲戌兩事概之左以爲公不與小斂即不日則叔牙以酖死公孫敖客死于齊公皆不與小斂矣然亦日矣公羊以爲世遠故不日則敖在文世已屬所聞叔牙在莊世則傳聞者也公羊九旨較近遠異詞所傳聞異詞日所見異詞所聞未嘗近也何以皆日也穀梁以爲惡故不日則牙

與敖可云善類乎而日之乎乃胡氏亦知難通又自立一例以爲恩數有厚薄夫公族喪葬自有典禮非國君用情得以厚薄卽有厚薄亦必覘其厚薄之間于典禮有違有合不得但以日不日漫爲起例且據云厚薄則必以厚者書日不厚者不書日矣吾卽以牙敖二事觀之夫叔牙以妄言而殺其身然叛亂不彰原未嘗有族滅之例故季友早許其立後然必請而後得立若敖死于齊魯不爲理致齊人以棺置堂阜而後得以聞于魯然猶必不令歸必不使殯致其子期年猶毀朝夕立朝以待命而後許其殯孟氏之寢則其厚與薄何如也而公然卒之日之何也杜註有不覩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厚薄也恩數厚薄實出此語然此言與斂不與斂有厚薄不言日不日有厚薄也胡氏旣闢左氏與斂之文而又襲杜氏厚薄之語此皆鹵莽蔑略漫不理會處若孔疏亦有恩厚語則又依杜註人不足據故曰書卒例也不書日亦例也以例固可以不書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曰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爲春卽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註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夷並興淮夷但稱夷故知戎止徐戎也東郊不開舊註謂氐羌別種則氐羌在西方此本曲禮西方曰戎一語而誤註之實非也然此是

內夷雜處中國漢後無內夷者皆秦始逐居塞外故也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而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幾見春秋戎狄處甌脫者況魯世受戎患即伯禽開國未能誅夷矧此會修惠公之好則先公世盟有不得不修者故此亦據事直書無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潛是魯地則當是戎來而我會之舊註公往會而順夷俗亦非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國名而近魯地者莒人者莒之師也春秋之例凡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稱人（見隱元年鄭伯克段傳）入者以兵深造其國邑之名然有二義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是稱兵奪婦而入其國邑未嘗取地故公穀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註向皆莒地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總是莒師入向各以事告則據事書之取不取可勿問耳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公族大夫之名史凡書公族大夫或僅書名而不書氏如後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稱公子公孫者史文如此並無諱避與褒貶諸例遍考經

文甚明此所書例與後四年鼂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莊三年溺帥師會齊師伐鄭例同而說者必求其故以爲無駭未賜族夫無駭果未賜族然氏之書不書全不在此說見後鼂師師若入有二義見前節此入不過造其國邑左氏與無駭卒傳所謂費庚父勝之已耳而公穀曰滅何以見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方春會潛時戎請盟勿許至是又請而許之傳曰修戎好也

唐魯邑

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故此與會潛雖禮也而總以事書之曰有是事焉爾他倣此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履左傳作裂繻公穀作綸

紀國名履繻者紀大夫名也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也釋例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某姬如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稱叔姬卿自逆也叔姬女字此稱女下又稱伯姬者此從來逆者言之曰紀所逆者女也下從歸女者言之曰我所歸者則伯姬也其不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君自爲壻則君雖使卿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國母婦人又難通命于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不識例并不識禮妄曰昏禮不稱主人然則何稱當稱諸父兄師友則在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

而有母則當得承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并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沒則已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所謂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若有母而又必稱諸父兄弟以爲命則非也乃公穀胡氏又皆云書逆女者譏之也譏不親迎也則又不然夫親迎之不行亦已久矣孟子曰必親迎乎以爲此禮之細者而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亦以爲親迎于禮不無太過則在春秋已前久不行其禮而前儒論春秋者亦謂當列國相爭之際不惟都邑上下事理繁重必千里而越人國保無覬覦乘間之生其間者而必以迂濶之情緜小功之察橫譏濫刺已不知務又況國家行禮前史既書夫子刪存不必有意如謂一書逆女便自有不親迎之譏行于其間則凡書月朔皆必譏其不告朔書春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是怨史也履繻字子帛見下盟密文此稱名盟密稱字者此重逆女盟密則重其爲魯故也爲魯故出左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字也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註曰即伯姬仲姬之類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傳作帛

莒與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繻履繻名見前就盟主在履繻故先紀後莒亦據實直書之舊文也事也蓋盟會於本國爲禮于他國卽爲事若其義則爲魯結好雖屬私情然講信修睦之微意未嘗不在也又何譏焉子伯卽子帛履繻字伯帛音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然而但稱子氏又稱夫人者左氏謂桓之母卽仲子也公羊謂隱之母卽聲子也聲子仲子皆死于惠公之世矣故穀梁謂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若其止書薨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本意謂隱後被弒不討賊經不書葬故此夫人亦不書所以從君

此在范氏註甚明而胡氏又謂先卒則不書葬則又自爲例矣春秋十二公並無妻先公卒者故以爲言設或有之勢無赴告會葬虞祔卒哭諸禮咸備而可抑勿使書者此必隱公自謙于會葬之禮有未備故不書也穀梁胡氏俱非也據穀梁說

豈豫知公後不書葬而先書而刪之耶臆說之不可通類如此柳亦

鄭人伐衛

據傳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伐衛討滑亂也其稱人不知帥師者爲誰也伐者聲罪而致討也此非有書法皆實錄也然而討滑亂不書而止書伐衛則事也而文在其中焉當叔段奔共共小國也則不知共有君而叔段奔共而據有

之也鄭禆共叔段則不知共故小國今并入于衛而爲衛似無其君者則不知共有君耶則求叔于共共敢地也然而伯欲殺叔如振裾耳共又誰拒之而伯不爾也叔既奔共抗乎無君耶移師而加共又誰拒之而伯不爾也叔既奔共叔之子亦奔衛然且死灰幸然邀衛師以取故邑及鄭伯伐衛而後衛人始服之前儒所謂不書戰者以衛已服之是也則在伯此時何難滅共而殺叔以殲其大慈然後乘衛服之際取滑殽之并檄其子姓之在鄭國者以絶其根株而乃一則舍共再則舍滑至十年之後會齊滅許猶惓念叔弟之在他邑（見隱十一年）而且繼世相府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者預雍糾之亂仍出奔衛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見莊十六年）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郾之使其逆子逆孫仍得爲公族大夫于本國故雖遇罪奔而猶得返其國復其爵也然則伯之恩亦厚矣伯于親親之誼亦既已至且盡矣故前書曰克克已也此書伐衛所伐在衛不在滑也此實魯史書之夫子修之以示爲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親親是懷不殺不絶一如鄭伯之于叔而不謂世之能成其美者少也夫不殺曰殺不絶其後而曰絶伯則已矣然而前不知勸後不知戒千秋萬世徒知怨毒之有伯而不知友于親愛之猶有兄名爲主持名教而實爲名教之大罪況胡氏誣妄聖經一意刻薄伯祇伐衛無可深文乃又謂鄭無王命與師修怨爲王法所禁夫借强援以犯順驟奪國邑恐非王命所及請者且誅叛討逆王有成命倉卒制勝皆不爲過

伯禽征徐夷急遽興師並無王命而妄以此責鄭伯不亦異乎

春秋毛氏傳隱公三年至五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禮重天行凡災祥眚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故史官遇此則必以禮例書之然又屬事者以無非人事所感雖災本天行然亦事也春王二月者凡一時必冠三月正月苟無事不書則雖二月三月而亦得以春冠之以空書時月必限首月有事之書則非首月可限也此亦例也日食記災也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祇其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則二體皆復下行之月將必掩上日之光而以漸吞

蝕一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夫日陽而
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
史必記之第記必以日日必在朔此不書朔者係史闕文而
公穀遂發一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
夜也朔日並言者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其義其
例似甚切當而可聽而不知仍不然者杜氏註云釋例以長
厤推經傳明此日是二月之朔而漢魏言厤家自太初以後
凡三統乾象諸厤無不以此爲晦隱二年二月之已已實係朔
日徒以魯史闕文偶失朔字而公穀無賴作此妄談幸而日
月干支無褒譏耳不然而明明朔日偏不書朔深文之徒幾
何不又以爲己已有罪此仲尼所特筆而削之者耶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皆尊之之稱第春秋十二
公其所值亦十二王然有書不書者例天子之喪王室必遍
赴列國赴至則書不赴至卽不書若葬則天子七月自有常
期然亦有書不書者此不在乎赴不赴而在乎諸侯之會葬
不會葬也夏商無成禮周初有成禮而無成書故儀禮有士
禮而並無天子之禮天子喪制在周時已不可考矣今從春
秋當日列國卿大夫所自言者考之大抵天子之崩赴至列
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而國君不卽親往釋
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喪謂初喪也至送葬則天
子于列國遣卿諸侯于天子親往故元年左氏傳謂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所謂同軌則甸侯以外要荒以內所共車轍者皆在也昭三十年傳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弔送之等差也今晉之喪先君曾親執紼矣是過禮也天子之喪當親會葬而周靈王之葬先君簡公因在楚使大夫印段往是不及禮也則是諸侯不奔喪而當會葬其言周制甚明今左氏無明文祇言王崩于壬戌而赴者以庚戌告此但就本事記之非有誤也且喪用遠日卽稍遠亦無過也但杜氏註傳謂天王喪葬諸侯例皆不往則已乖本傳并游吉之語若胡氏謂諸侯爲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知所據何禮乃特引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爲證夫

踐阼之禮其所爲諸侯壞奠悉用虛名與奔喪實至不同況天子新喪六服遼濶此時卽赴告之使猶恐不能卽出安能于一二日間便東方西方一時俱到故尚書正義謂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而適遇國喪遂因見新王非謂東西諸侯卽能至也則此所引書明非諸侯來奔喪者而辨證及此不惟失據其于事理亦不通矣且又自爲例云凡書崩書葬則赴告及魯而魯往會之者也桓襄匡簡景是也若書崩不書葬則赴告雖及而魯不往會崩葬皆不書若書王室不告而魯亦不往其爲例鑿鑿言之及考經文則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並未書葬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經文明云遣叔孫得臣如京師幸丑葬襄王並未親往若景王之崩則經明

云葬景王王室亂此時雖遣送尚恐未前況親往也凡此皆經文之顯然可考者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傳作君）

左氏以尹氏爲君氏卽隱公之母聲子也隱以居攝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故不書薨不書葬不赴告祔廟而稱爲君氏其尹字則傳寫脫誤也夫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隱旣稱公則公之爲母自有常稱未有創名爲君氏者以惠爲君耶則先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爲君耶則據言不敢從正君之禮而反稱君且稱君則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爲君耶則儼然小君而又何靳乎書薨書葬與赴告祔廟況明明經文而改文釋經例所最禁若公羊欲

如字解經而不識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譏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譏且未有書其卒以爲譏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奔平王之喪尹氏爲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穀梁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夫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卽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崩卒相距祇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毋論隱公不奔喪卽奔自東魯至成周此時尚未能達也卽達亦尹氏隨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也況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恆例公出必書豈有奔喪會葬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一書者如以爲常禮不書則在文九年葬周

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而經特書之是遣送尚書況親往也且隱不奔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天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子來求賻亦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并不遣卿大夫往故來求賻向使公奔喪則賻之矣賻之不再求矣故杜氏註曰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考之凡經傳與是經是傳各各有據而公穀註經而悖經且造爲僞事以實之無兄而盜嫂不入國而交大夫而胡氏又從而和之曰公羊有所承夫胡氏不過欲藉公羊奔喪之說以文已親往之例而不知聖經具在不於經是承而誰承也然則何尹氏曰此鄭大夫尹氏也鄭大夫尹氏則魯何以書

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之爲公子也曾與鄭戰于狐壤而公被獲焉鄭人囚公于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出館于寫氏而遂被弒此十一年公薨傳也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則必以客卿而引厠之內卿之列既厠內卿則不問其爲鄭大夫爲魯大夫而必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既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則君親視斂自必書卒況公以尹氏止以尹氏歸以尹氏生而其後見弒一若與尹氏之死有相關者公不以祭鍾巫弒乎初因求尹氏而并求尹氏之神既與尹氏歸而並祀尹氏之神于魯雖感神乎實所以報尹氏也

故鍾巫之祀雖爲魯立而仍存尹氏以爲此尹氏之主必出宮而後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獨身出祭且不館尹氏而館之他氏以致倉皇之際罹此大害向使尹氏尚在則主祭有人未必親出卽或親出而館于其家縱有不測尹氏必仍有以衞之而惜乎其卒之也此固作春秋者所爲溯往事而傷心者也故曰此鄭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其莊二十二年傳成季酖叔牙于鍼巫氏鍼巫卽鍾巫鍼鍾音之轉也公旣立鍾巫之祀遂以尹氏爲魯大夫而賜氏鍾巫故有此氏鍼季者尹氏之後也此不稱鍾巫氏而仍稱尹氏者著所自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歸賵禮也求賻非禮也事也日有此事焉爾然而賻也而可以求之也乎況天子乎此其中有義焉若其不稱使則其求賻者乎王喪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喪則未有王命而不稱使宜也若夫武氏之稱子則武氏名來而子行之故稱子此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正同公穀謂武氏亦未葬夫王朝大夫豈盡之人而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況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無命故不稱使則此矛彼盾此白彼黑亦甚周章而況仍叔之子猶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沒而未葬在仍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隨地踳駁了無繩準如是也吾故曰春秋寬史也吾深有望乎世之平此寬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君薨來赴則史必書之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

赴而亦稱薨嫌于內君故我公稱薨外君稱卒以別之此亦例也和者宋公之名凡書外君卒必書君名以實之至會葬之時彼國易名（易名爲謚）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謚而但書國爵則又與彼國之前後君無所分別故必書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謂同盟故書名（謂同盟必稱名告神故我君得知其名）則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陳侯鮑卒皆未同盟而皆書名爲不通矣（不同盟而書名不可勝數此舉其概耳後倣此）其或不書名史略之若謂不同盟者不書名或與大夫盟而不與君盟亦不書名則成十四年秦伯卒與君盟而不書名襄四年陳侯午卒與大夫盟而反書名又不通矣或曰外君書名固是史例若書卒則必彼赴有是稱而我乃因之是我國書薨嫌于我君彼國書卒反不嫌于彼卿大夫不可爲訓若謂謙則不嫌則禮記雜記明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是謙必取下若果謙必不舍不祿而反稱卒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是不祿較卒爲最下）至于或月或日則史文詳略無關義例惟書名與卒則核之通經而有必然者乃胡氏又造爲例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得書卒此夫子作春秋革舊史之稱而不因其文以諸侯放恣不奉王命故于其薨時特書曰卒以貶黜之使不得爲諸侯也夫鈇鉞之誅不加于生前而第爲此褫魂笞墓之舉既已非法況哀十四年夏簡書書莒子狂卒此魯史原文也史例原稱卒而謂夫子特革之以誅此五等邦君不亦異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兩國相盟以來告故書石門齊地名餘見前

癸未葬宋穆公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則此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故此當書大夫送葬某公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類而此及後文多不書大夫者略之也穆者宋公之謚其書謚者以薨後易名則諱名禮也其概稱公者從我大夫送者之辭也乃胡氏又自造爲例分作兩等一是魯史舊文或总下禮或弱其君則原不會葬而據實不書此史文也一是夫子削筆或討其賊而不書如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賊也或諱其辱而不書如晉景公告喪書卒矣而經不書葬是諱辱也或治其罪而不書如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是治其罪也或避其號而不書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此削筆也彼史文不必言矣嘗就夫子所削者思之據討賊不葬以宋殤齊昭爲言則宋殤彼弒可云討賊若齊昭公卒已立子舍而舍方彼弒其于昭公無與也昭未見弒何得云爲昭討賊況春秋彼弒多書葬者襄七年鄭伯髡見弒于子駟而書葬三十年蔡世子弒其君景公而書葬然則夫子削之者止一宋殤而其不削者且不乏也吾不意夫子之筆削其漫不省核如是也若諱辱不書則誠有之左氏明言公如晉晉止

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晉然此是史文非削筆也且其事與襄廿八年楚子昭卒公如楚楚亦止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楚正同此兩事一例而胡氏以如晉一事屬之諱辱如楚一事又屬之避號是自亂其例也乃若宋之三世不書吳楚之十卒不書則如夢如囈更有百不能解者宋之書卒而不書葬者止桓襄二公未嘗有三世也且桓公襄公並無所獲罪于魯亦未嘗得罪天下何煩開一例必專治其罪而重爲削之若其云十卒則吳在襄世始見春秋楚在成前並鮮赴告故吳之書卒祇乘與夷昧而楚則宣之旅襄之審昭之麇與居哀之軫共七卒而無十卒若襄之昭則公親送葬例在諱辱不當在避號也且猶是五等邦君耳而例當書

公則不問晉侯秦伯邾子許男而統以公字概之今既于赴告之時已書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則于會葬時亦何難行我史例子也而公之而乃日避號吾不知其所爲避號者恐其稱王而避之乎抑亦吳楚國號理當黜絕概不使入春秋經也凡此皆夢囈之語每欲爲審處而未敢決也況敢曰此夫子之削筆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彼以伐取告則此書之然而罪在其中焉杞國名夏禹之後牟婁杞邑也其後昭五年莒牟夷來降則不特莒長有此邑且莒之公族即有以此邑爲氏者矣其堅恃如此

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後同

此春秋書弒君之始也完者衞桓公名其書名者正與列國君薨書名例同此必非彼國來赴原有君名與同盟告神我知其名者據此則益信君薨書名之但紀實而非有他也州吁者桓公之弟莊公之子也其不書公孫但書國號者亦正與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例同胡氏謂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故不書公子而書國則公孫無知乃僖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之從弟而不書公孫將責僖公以不能教從子乎抑責襄公不教從弟乎抑責夷仲年乎從父從兄無教子之責夷仲年失教又無國君之分則其所引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又隔一層矣其書國則里克弒君亦得書晉況公子也據傳衞莊公娶齊女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嬖妾曰嫡生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勿禁莊姜惡之則莊公原有失教之過然此時例無一通合者世人不學偏爲其所惑何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故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然與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不同時曾宋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衞來告亂即州吁弒君之亂遂遇于清清者衞地名則是不得已而改盟爲遇而胡氏又深文曰春秋書遇皆私爲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相見之禮故春秋惡之夫遇禮明載禮經則禮不惡遇魯宋此遇明爲衞亂則春秋不惡此遇乃初以刑歃煩

文爲非禮所貴既又以遇禮簡略爲失人君之禮則明屬吹
索況終隱之世盟會有九而止此一遇未必因司盟玉府器
幣告乏之故釋春秋者不讀春秋而憑空揑撰豈可訓也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此據其告詞而直書之者宋衞陳鄭連年有征伐見于春秋
皆始此役且皆發于宋而衞繼之據傳宋殤公之立以公子
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而衞則以鄭莊曾伐衞故
欲修怨以求寵于諸侯因與宋相約遂聯陳蔡以伐鄭是首
事者宋公也其秋復伐鄭亦宋來乞師可驗首在宋從在列國則自當首宋
而胡氏謂衞爲主而宋爲輔其先錄宋公爲春秋誅黨與之
法則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爲不
通矣且宋陳書爵係君自帥師而蔡衞則諸大夫帥師者故
稱人所謂以賦從而不親往是也則豈有主其事而不親往
者其書君書大夫書國書人例俱見前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此亦據事直書者翬者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者史原有徒
名之例此與前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衞
例同漢後史文多有徒名無氏者即韓愈淮西碑其命將出師亦皆徒名可驗若謂翬不俟公命
故去氏則二年帥師與公子溺安得皆叛公命者若謂以翬
後弒逆故去公子則此時弒逆未形豈可豫設一討逆之例
且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
師伐邾皆弒逆而皆書公子何也若謂凡書法氏族書即爲

褒去卽爲貶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逆賊而書公子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以讓國之賢而反去公子其可通乎凡此皆遍合經文而無一當者故曰春秋之亡亡于陋例非虛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因來告詞而爲之文者據傳州吁不和于衛人石碏陰誘其因陳侯以覲天王使定其位於是乞陳執州吁還衛而衛人殺之是殺州吁者石碏也其時公子晉在邢而衛迎立之公羊亦曰此石碏所迎立者乃殺州吁稱衛人立晉亦稱衛人似非實錄不知春秋討賊人人皆得而誅之況衛殺州吁實衛人不伏使吁不自安于衛而後碏之謀以成則碏之誅吁碏之立晉實因衛人有同情而共起討賊此秉彝之良所當急予之以風世者其不書右宰溜殺（時石碏使右宰醜溜殺之）而書衛人不書晉從邢入凡從外入者皆書入書納而書立晉一似殺之在國立之亦在國者此乃所以爲文也以爲書法當如是也若州吁已立不稱衛侯則弑立不久先君未葬（殺州吁明年葬衛桓公）此與齊無知弑襄公自立齊人殺無知而襄公未葬亦不稱齊侯正同史凡弑立未久如莽卓敦溫類俱不稱君可驗若謂未與盟會故不稱君則一與盟會而卽得以倉卒弑逆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衛人立晉謂晉賢得衆衛人立晉爲立賢會是衛宣而賢也乎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于先君卽不宜立未有

子而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弒雖舍晉不立亦未有能受命于衛桓者矣然則衛自此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已說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作矢

但書事而義已見焉棠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郜郜公羊傳作盛

郜國名左氏曰衛之亂也郜人侵衛故衛師入郜

九月考仲子之宮左傳與後文合作一節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一考一妣凡繼室以子貴者爲別立一廟祭之隱以桓爲儲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禮故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

初獻六羽

此新成仲子之廟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者翟也文舞用翟樹雉尾于竿而執而舞之故稱羽若其又稱佾者舞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則一行八人八其八爲六十四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六其六爲三十六降而大夫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後以周公之廟禘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因之羣公之廟又復因太廟而遞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若

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宮初祭用此非如穀梁所謂始僭尸子所謂始降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則不知所謂前此者羣宮耶柳仲子宮耶若仲子宮則宮方落成前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羣宮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昭二十五年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又論語季氏祀桓公以八佾舞于庭則卽一初字而彼此誤認遂一往鶻突況其他乎

邾人鄭人伐宋

據傳宋人取邾田邾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則邾爲主而鄭從之所謂敝邑爲道是也道者導也今所謂向導也蓋謙言也故其序先後首邾次鄭自是史例而胡氏又謂衛州吁告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彼以宋爲主者春秋知前傳宋本欲伐鄭而衛以伐告則主在宋此時鄭未欲伐宋而邾以伐告則主在邾其例甚明故衛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從此告鄭曰君釋憾敝邑爲道雖同一相告而其詞不同

螟

災之必書非幸災也恐其傷我民也螟蟲之食苗心者此時秋九月爲夏時七月禾尚未登而蟲食苗心不其傷乎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魯大夫臧僖伯名公觀魚時僖伯力諫不聽故于其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勿敢忘葬之加一等此不書葬者

大夫無書葬例也餘說見前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報邾人之役也長葛鄭邑圍者師環其地也此書圍長葛圍而卽還耳次年冬書取長葛則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而胡氏以今冬之圍將直至明年之冬故曰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誤矣鄭此時被圍已屬冬末而次年之春卽書鄭人來輸平非兵解而能之乎故杜氏于取長葛註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此實錄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三終

漢軍樊　封舊校
漢軍樊封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四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隱公六年至十一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者納也據傳公未立時與鄭戰狐壤而獲公焉則公原有怨于鄭者至是鄭與宋構而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于公而公不之應則似于鄭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怨在彼納好此春秋所予也輸左氏作渝渝者變也非變其平乃是變讎怨而卽于平也雖渝與輸字形之誤然其義亦同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名盟會見前

秋七月

說見前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地而不書鄭者前年有伐鄭圍長葛文則長葛鄭地可知況春秋分邑皆有數其列國都邑皆見書策但舉一邑名而卽知爲某國之邑故春秋凡書邑概不冠國于邑上可驗也若賈服謂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地則凡盟于某戰于某次于某敗于某皆但書某地而不繫何國豈皆不能撫有之耶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隱二年伯姬歸紀矣叔姬以幼娣而待年于國至是始歸故書之且爲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鄫張本若謂以叔姬爲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衞之莊姜魯之敬姜豈伊不賢而春秋削之

滕侯卒

滕國名不書名者史闕之也說見前

夏城中丘

中丘魯邑據左氏以不時故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諸侯有聘問之禮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故周禮玉人

職云琢圭璋璧琮八寸以頫聘而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皆以玉帛獻享相結好者齊魯本世好之國至是僖來聘且使其弟重典例也年者弟之名左氏稱夷仲年似以夷仲字而年其名者其不稱公子則史例如是予前已備言之而胡氏謂惡夷仲之子（卽無知）後成篡弒遂責僖公寵夷仲之故而削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削弟氏子篡弒而削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況無知之弒在莊八年此時篡弒未形而豫戮其父于三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

秋公伐邾

據傳宋及鄭平惟懼前年受鄭成而宋惡之故伐邾以媚宋以邾爲宋怨故也（隱五年邾人伐宋）故傳曰爲宋討也夫邾爲魯隣且曾盟葵以媚宋而致絕與國而壞舊好于義何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制天子有聘諸侯之禮至是桓王始來聘而我之朝聘前此未聞斯已難矣乃復終事以還而使車在道忽受戎患王臣爲我來未可坐視況魯職方伯卽不請王命亦可以興師討罪如伯禽征戎已事而乃了無所施而徒書其事于冊其安之乎凡伯者周之卿士凡國伯爲也伐者以兵制人不必有鐘鼓曰伐以歸者脅之而歸楚丘衛地名據傳戎朝于周曾發幣以享公卿而凡伯不以賓禮相待故戎怒伐之亦報復之舉也然非法矣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鄭構兵已久而衛復佐宋以加于鄭雖三國連搆實則以一鄭而敵宋衛之兩大其在鄭不無小紲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會盟石門齊原有袒鄭之意至是稍不平因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先自爲相遇之禮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則赴齊僖之會而盟于瓦屋則此一遇史不過據事直書無所可否然而宋衛之不欲平先爲詭祕以啟齊之疑亦可見矣

宜乎齊之一聞王命卽渝此盟也垂衛地名

先仲氏曰宋殤之伐鄭以公子馮也宋殤公者宋宣公子也立穆公故穆公之死亦舍其子馮不立而仍立殤公公子馮以先君之子不爲先君所宣公舍于殤公不立而

立而使居于鄭謂讓殤也非奔鄭而與殤爭國者也三傳皆云穆公使馮先出居鄭以避殤乃徒以居馮之故而伐鄭不已鄭甘之乎衛宣之伐鄭以公孫滑也公叔段奔共時其子滑奔衛挾衛伐鄭取廩延故鄭伐衛以報之滑以叔段之子奔衛伐鄭此與鄭爭國者也與鄭爭國而鄭不討賊衛反假賊怨而伐鄭不已鄭能已乎此皆善論春秋之言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公穀作邴後同

庚辰我入祊

據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乃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詳其說因成王營洛原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故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使陪祀泰山以其邑名祊亦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

宿之邑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相易而我
許之因來歸祊其云祀周公者以許有周公之廟不敢云廢
駕言請祀也然而其說不可訓也夫子從魯史文例先書彼
歸若意出自鄭者繼書我人若我不得已而姑受之者然且
並不及許田一以鄭之歸祊與許田了無與者其後桓元年
以許田歸鄭但書鄭假亦若意出自鄭者且亦並不及祊田
一似許之歸彼與祊田又無與者此乃所爲文也所爲魯史
載之而夫子修之者也若宛之書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
說皆謬至于許祊之易經未書復而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似後此僖公作閟宮時已經還許而經偶不書或亦
史克作頌故爲復文以示許田之當復皆未可知然則史文

必有例賦頌且然況春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說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年春宋衛先遇于垂正爲齊侯欲平鄭而先相會以謀之
至是乃始請齊侯而共爲此盟以平鄭是齊侯爲主宜首齊
侯意在平鄭宜書平宋衛于鄭今書宋公先齊侯者以宋衛
先盟齊侯遂不甘爲主故齊使來告首稱宋公而我史書之
若不書平鄭則以此時但盟而未平及既平而冬復來告左傳
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則已書在秋而不及再書此皆就告詞登冊而並

無筆削于其間者若其義則三國之搆於此暫息亦春秋所予而無如繼此之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魯齊三國共起討宋又別是一事非此事也瓦屋周地名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前二年紀爲娶魯女專與莒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復盟莒以成紀之意左氏所云成紀好是也浮來紀地名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大夫見前史例君薨必書他國君薨則因其來赴而後書之若公族大夫則有卒有不卒其卒也有氏有不氏有

月日不月日皆魯史舊文而夫子存之並無筆削于其間者如此無駭卒不冠以氏與書翬書柔書溺例同但書某卒與下九年書挾卒例同乃從來謂不書公子以未賜氏故則翬柔溺挾豈俱未賜氏者乎且氏非盡人可賜也據周語曰帝嚳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則不賜則春秋公族亦無幾人可賜氏者況明明弒逆公然有氏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衛之公子始于公孫敖公父肇自定叔此是誰賜而歷歷稱之且魯多公族臧孫叔仲公父子服未必皆出公賜也大抵先公之子則爲公子公子之子則爲公孫公孫之子則或從父字或從父謚或從官從邑而自立爲氏故天子賜姓亦言天子而下惟諸侯有姓故云賜姓如魯姬齊姜杞姒宋子惟

諸侯百世不易而他皆更氏則諸侯之不更氏一如天子所賜者若必眞有所賜則齊陳曾禹有誰賜姓昭八年傳謂胡公不淫因賜之姓則陳之姓嬀史世家明云由舜居嬀汭而早以爲氏未聞入周始姓嬀也若晉語謂伯夷炎帝之後賜姓曰姜則炎帝本姜姓何待伯夷始賜之至于諸侯賜氏則亦惟宗卿大夫始得有氏一如諸侯之賜之者故魯桓三子稱爲三桓而公子公孫之後皆得以父字爲氏父字仲慶則爲仲孫父字叔牙則爲叔孫父字季友則爲季孫（字有二義一是加冠之字如臧氏展氏是也一是長幼之字如仲孫叔孫是也）此皆遵舊例而自爲更之若必賜而後有氏則賜氏必在身後何以仲孫叔孫在生前皆得稱之乃自氏而又分之則謂之族如仲孫之爲南宮叔孫之爲公若季孫之爲公父不一而足故孔疏謂合之爲族而分之爲氏則殊不然姓分而爲氏氏又分而爲族未聞族反合而氏反分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則由姓而氏由氏而族遍考歷然今無駭不知爲何公之子何公之孫而史偶不氏本是史例而左氏必以未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爲左證夫無駭卽未賜氏卽果是旣死之後然後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卒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典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左氏記事極可據而一當解經則十有五六誤者況生千百世後而尚欲舍經而就我可乎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而季字也天王下聘已見前七年矣隱十一年中天王下聘者二歸賵者一而公于上交之禮亦曾有一于此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雹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斯時未啓蟄而震且雹焉災矣震者雷之能擊物者謂劈歷也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則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螽雨雹同

挾卒

挾者魯大夫名其無氏者說見前

夏城郎

左氏曰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

據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謂齊魯皆方伯也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興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陰謀伐宋之舉則直利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于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興師一語而但爲列國構怨之文以曲記其事此夫子之微意也防魯地

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前既與齊會矣此復與鄭會然皆在魯地則魯爲政矣中上

魯地名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與下節正與師討罪之本事也乃三國之君皆不親往而通使大夫帥師凡大夫帥師而無名氏者卽書人斯已奇矣且鄭受王命又復爲王國卿士等之王臣自宜親統六軍身先二國而乃陰借王師陽奉齊魯伐不前驅取不入獻可稱王乎則亦列國構怨之師而已矣首我文也殿鄭亦文也不稱王命亦文也若翬不稱公子齊鄭稱人則史例如是于春秋書法並無與焉

所謀其所云翬帥師者亦命之帥師已耳其不稱公子者史例如是等之無駭帥師溺帥師已耳而說者必求其徒名之故以爲先期夫先期者必二國未集而我先在軍期未同耳今明明齊人鄭人三國並行何爲先期且先期亦不應削其氏也向以非公命而削其氏今三君同謀在前我公專勝在後則不得云非公命故別以先期責之則後之公敗宋師齊鄭未集眞先期也經亦但書公而不及齊鄭先期故也然而經之爲文祇惡其牽伐責其利有而未嘗以先期之故更稱變名則翬可知矣餘見前翬帥師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此公先期取勝也據傳三國大夫于五月丙戌至六月三君復會于宋地赶期並入公于齊鄭未集時窺宋無備乘間而敗之繼此則鄭師取郜而歸于我又繼此則鄭師入防而歸于我則是我但取勝而取郜取防皆非我事然而鄭師歸之魯史卽書之者事也其但書我取而并不及鄭師之歸者文也且我之敗之者事也但書我敗之而全不及二國一若此時無二國之師者文也亦義也嘗宋地名郜防宋二邑名

秋宋人衛人入鄭

此報鄭取郜防之役也前取郜防時祇六月甫及秋而宋卽報之故乘鄭師未還而卽挾衛蔡以造國邑傳所云鄭師還郊猶在郊是也但倉卒襲入未能得志故又去而伐戴耳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小國名宋衛三國皆大夫帥師無所適主入鄭未遂去而伐戴此如秦三帥之襲鄭不得去而伐晉正同然而鄭之餘勇其可攖乎伐取者伐三國之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者此見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文故左氏曰取三師焉舊註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一軍皆禽不止獻俘獻戮故名爲取服虔謂設伏而敗乘其無備爲取則荀吳敗狄乘其無備鄭敗燕師設伏而敗皆不稱取非也此與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例同自杜氏孔氏不卽引例遂若無取師一證致公穀謂鄭藉三國之兵以取戴夫三國以入鄭來與鄭爲敵其不取鄭亦幸矣而鄭尚可藉其兵以取他人國此是何說毋論三國必不許鄭必不能卽許之能之彼區區小

國因我受大敵以波累于彼天良未絶不能救邾之而反收其
其地而不之却爲此說者其殘忍刻薄與禽獸無異而胡氏
復重其罪謂鄭伯狡詐能以奇勝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
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則不知鄭師之駐郊駐
鄭郊也鄭以六月庚辰取防七月庚寅還郊其相距止十日
而宋衛與蔡已乘虛而驟入于鄭則其還國而却三國之師
不啻旋踵是預知宋謀而急還急還而急入國以拒敵其在
郊不過頃刻耳而曰多方誤之已屬誣妄況駐師觀變當在
戴郊今乃駐已郊以誤三國吾不知其何以誤之也若謂鄭
莊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專尋以殘逞則王師之敗不
見于經責以入許則必大爲莊所笑吾入郜而不取郜入防
而不取防入邾而不取邾入許而不取許而謂吾救戴而反
取戴小人之心也若春秋三書取師皆宋鄭相構鄭取宋二
宋取鄭一其義何居此則不必深文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邾公羊作盛）

據傳蔡人衛人邾人不受王命卽前王命伐宋故齊鄭討之入者以
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說見前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父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止一朝也而前儒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六年五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太數且再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小國朝于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此朝新君也至于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鑿鑿也此則滕薛兩國並來朝我而並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相行禮如滕薛爭長是也以行禮時薛欲先滕後滕若同時來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奚仲封薛滕同姓見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左傳作郯公祁黎

據傳公會鄭伯于郯謀伐許也夫公欲伐許而親造鄭地則又魯爲政矣故入許之功雖在鄭伯而仍以齊魯先之雖史例先本國然亦據事直書無所避忌故也時來鄭地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據傳鄭師登城而入許時公孫閼與潁考叔爭登閼射考叔墮而瑕叔盈又執鍼弧旗以登鄭師畢登遂入許三人皆鄭大夫許莊公奔衛是入許者鄭也然而齊魯交主之故齊以許歸之公而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寡人何敢聞則齊亦在首謀者但其功在鄭故終歸之鄭鄭伯乃復令許叔守許而不取

其地許叔許莊公之弟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日毋寧茲許公復奉其祉穆言待莊公歸也則魯史所記自宜次鄭終齊而今仍首我而殿鄭者以爲樓伐之罪三國共之然首從不可泯也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此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實被弒而書薨諱之也諱則何以知被弒凡薨必以地如云薨于何所今但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之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皆不書此則以被弒故葬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喪是也此亦例也說見前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謂而終老其地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先是公見獲于鄭而

四之尹氏尹氏者鄭之大夫前三年經書尹氏卒者是也公子時與鄭戰狐壤爲鄭所獲而四之尹氏時尹氏有鍾巫神而公陰禱之至與尹氏歸則立鍾巫祀每歲出祭乃以尹氏卒而館之爲氏翬遂遣賊就窫氏弒公且討賊爲氏而嫁禍焉是弒公首翬主弒者桓而爲人受罪者窫氏也是翬實不臣桓實不弟而亦隱實不能君以致有定也是皆魯史舊文夫子因仍之以垂鑒戒者若謂改弒爲薨必非魯史之筆則齊侯陽生鄭伯髡頑皆被弒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諱國惡也僖元年傳日諱國惡例也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爲夫子所削則衛桓齊襄尚不見削而謂隱獨削之乎如曰不討賊故不書葬則經多不討賊而仍書葬者說見葬宋穆公傳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四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五

春秋毛氏傳桓公元年至四年

桓公公名軌史世家又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元年

遭喪卽位踰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爲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被弒之次年而左氏疏又謂桓之于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卽合改元不必踰年始卽位此與晉厲被弒悼公改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家宰桓之待儲實同樹子如以家宰攝事不攝位今隱既攝位何謂非公家宰奉年不建年今隱自有年而桓實奉之誰謂隱非君而桓非臣若晉厲被弒悼卽改元則並無

其事晉厲以八年之春正月弒實當成之十八年而悼公以是年二月即位至次年當襄公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即位國語正月即位皆在厲八年春未嘗改元若史記年表則悼公改元正在襄公元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疏義如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遭喪即繼位然必改元行即位禮常也惟遭弒逆則多有不行者莊閔僖是也今桓行即位禮所以飾弒隱之不由已也然已有弒之者矣且討竊爲氏矣忍行之乎即位說見前隱元年

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是隱之授桓實讓之非攝之也乃惠以邪心而欲立桓而隱又探其邪心而成之以讓桓夫婦之大倫從此亂矣其說雖近似而實不然者周制周禮已眇乎不可問矣吾即就春秋斷之莊公取哀姜無子其娣叔姜生閔公此與惠公娶孟子無子其娣聲子生隱公無以異也莊公別娶孟任爲夫人而生子般與惠公更娶仲子爲夫人而生桓公又無以異也莊公舍閔僖不立叔姜生閔公又有成風生僖公最長而欲立子般與惠公舍隱公不立而欲立桓公又無以異也然而季友奉莊公之命以死立般甚至殺兄奔國禍連數世在莊不爲有邪心而在季友則不爲不探君邪然且成季之名魯人稱之史官褒之夫子又從而存之筆之至定哀之間他國君臣尚有稱季氏未亡其先人有大功于魯者而胡氏亦引唐

陸淳之說謂季友恩義俱立變而得中若是者何也學者註經所貴平情況春秋一書全在比例豈有春秋本經前後見在而舉其一遂忘其一者豈有同一事例而前極貶之後又極褒之者夫周制已亡但當闕疑雖曰諸侯不再娶而公羊謂媵有貴賤貴卽當立何休又謂嫡無子則立媵媵無子則立姪娣是立媵立嗣原有次第況舍媵更娶則貴有在媵上者故左氏于仲子曰爲魯夫人于孟任曰以夫人言許之夫母稱夫人而尙謂其子不當立耶韓宣子見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則周禮已亡春秋實可以論禮予定春秋例而以禮例當四例之首豈無謂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左傳合下爲一節

鄭伯以璧假許田

甫卽位而修鄰好禮也然而桓之爲此則意在固其位也若其先與鄭會者以隱會與鄭相好故尤急也至于許田之假以易祊也鄭欲以泰山湯沐之邑名祊田者易我成周朝宿之邑之許田　以各近其國故見隱八年在隱雖許之而未與也卽彼已歸祊我已受祊然而仍未與也其未與者或以許田重于祊或亦遲回之冀得以終止其事未可知也至是桓媚鄭而急與之而鄭遂加璧而受之史官不言易但云假之耳并不及祊田但云以璧假我許田耳此與前歸祊入祊而不及許田正同所謂文也所謂春秋之微詞也此或夫子之筆也垂衞地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曰盟于越結祊成也越亦衞地與垂近盟與會二禮說見前詳辨之見隱元年此垂越皆衞地去魯遠而去鄭近則必公越齊及者史例首本國也胡氏謂及者我爲志會者彼爲主前已至衞而鄭應之其斷非鄭志可知乃胡氏又堅執其說殊不知此一盟一會本一時事會垂而假許盟越而成祊總此事也魯衞齊鄭相距頗遠豈能于三四兩月間兩約期日兩散兩聚雖歷夏秋實一時也幾有一時一事而我志彼主分兩例者誤矣

秋大水

以災故書說見前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督宋太宰華督也徒名不書字史例然也見前與夷者宋殤公之名也大夫孔父者宋之司馬孔氏而父名也其書名者史例則然無所爲褒貶也此其例與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並同若謂書名爲貶見左氏註則荀息仇牧皆書名矣且未有宋君稱名于前而其臣可稱字者故公羊以孔父爲字是褒孔父則不惟孔父有字曰嘉見左傳並不是字亦正以君名臣字于禮不通故不遵其說若穀梁謂孔氏父謚則可笑尤甚周

制謚法並無有以父爲謚者且大夫卒三月既葬然後請謚此時君臣新死焉得有請謚賜謚之理況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並無以謚來赴者君赴尚不謚而謂獨謚此大夫乎祇督將弒君先殺孔父而經先宋公而後孔父似書法有異而仍不然者君與臣同時被害即有先後亦必先君而及臣斷無有先其臣而後及君者況當時情事原有不堪用兵而欲爲弒公以召公子馮之舉所擬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葢宋殤即位以來牽連齊魯累歲伐鄭無非爲公子馮一人而爲宋司馬而董戰鬬者匪他人即孔父也宋殤公者宣公子也公子公而立弟穆公故穆公亦舍子馮而立兄子殤公使馮出居鄭以避之是馮居鄭讓殤未嘗奔鄭爭國也而十年十一戰皆在鄭不惟民不堪馮亦不堪矣　督有意召馮不得不弒君欲弒君不得不先殺孔父是非殺孔父而後及公實欲弒宋公而先及孔父則其所謂及之者實順推非逆數也故督爲太宰乘民怨之故揚言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之罪先使民知其人之可殺而後攻殺于其家奪其妻而弒公焉左氏謂孔父有罪佐君興師不能正君德以及于難固爲非是何則父既殉君則雖有罪而此時不及重在督則輕在父也若公羊謂賢乎孔父義形于色則又不然義不能匡君以正其家先是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孔疏謂禮婦人之出必壅蔽其面乃令人見其色美以致殺身而妻從他人是不能治閨門也則其所謂正色立朝者徒擁强兵以長君之惡殺梁所云孔父閑言孔父但能閑衛君也夫但能閑衛君則彼弒君者欲不先去其閑衛得乎

滕子來朝 朝新君也後杞侯來朝同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見隱十一年此專以禮書而義無譏焉若滕本侯爵而今稱子則是桓王所降黜者杜氏云東周雖微然猶爲天下宗主既能命邾爲諸侯豈不能降滕爲滕子在前儒已辨之久矣而胡氏復謂時王不能黜諸侯此獨因朝桓之故以諸侯而朝弑逆故仲尼特削降之則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豈皆朝弑逆而皆降之況滕之稱侯自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稱侯後則處處稱子如莊十六年諸侯同盟于幽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二年諸侯滕子伐鄭宣九年滕子卒類是隱末桓初降侯稱子延至十二公而未有改明明被時王所黜而以爲仲尼惡桓特筆而削此侯爵何我仲尼之受寃至此極也嗟乎何受寃至此極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成者平也正而安之也宋華督弑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爲不當而無如受其賂而還也郜大鼎者郜國所鑄之大鼎也太廟周公廟也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之者此其中有文焉若曰我以平亂故取之豈受賂乎或曰成者成就之義則天下豈有入國亂而我合諸國以成就之者始以平往既以利還無非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至于立華氏則經無明文杜氏亦以爲督未死而先賜族世無是理先仲

氏曰善解春秋者當以傳解經必不當以經解傳此其一焉

穀宋地名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據傳始懼楚也楚熊繹之後而居丹陽至熊達僭稱武王徙居郢武王十九年即隱之元年也自是寖大而蔡與鄭實偪楚因懼而謀之然何益矣鄧蔡地名胡氏以鄧爲小國此本賈服說而又誤者孔疏云鄧是小國去蔡鄭甚遠不能遥會其地且蔡鄭此會本爲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謬矣

九月入杞

據傳杞侯前來朝以不敬故改此入之夫既來朝雖不敬無伐之理此必有他故見僖二十七年傳

公及戎盟于唐本傳合下作一節

冬公至自唐

據傳書公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但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至于祖適天子禰諸侯相見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餘廟則是出入必告廟此之出告反一之義而告祇在禰其曰宗廟者該祝史言之也且出告不詰者以出祇用幣無飲至策勳之禮故略之也蓋飲至者喜其至而飲于廟中也策勳者飲畢

而書其所行之事于策也動者事也功也此是禮例其有書不書者以行禮有詳略或用幣而不飲至或飲至而不策勳如所行有諱避之事或弟命祝史而已不親告則皆不書乃胡氏又自爲例曰此常事不書其書者或誌其去國之久或錄其盟會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則在春秋公行凡一百七十六其書至者八十二並無一合如此書至謂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則此戎徐戎也在魯東郊費誓所謂東郊不開是也未嘗遠也況唐是魯地以近郊之戎其君長親來而會于我地何危之有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春秋書時月而或書王或不書王者皆史有詳略無關義例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不書之例說見前而穀梁謂桓無王故削王字則宜在元年乃元年二年有王至三年而始削之何其討賊之需遲也則又爲說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宋督弒君與夷則是有王反治罪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褒德者乎且治桓已耳華督弒君與魯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得毋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有王者悉治罪之年乎況有王治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削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削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

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
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于諸年並未
嘗有治罪貶削之事是屬詞比例又並無一相合者吾故曰
此不關義例非無謂也

齊侯齊僖公也會于嬴者成昏于齊也聘文姜齊地名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謂申約言以結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杞公羊作紀郚公羊作盛

二月我入杞故此會而成之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桓公娶文姜也右諸侯娶女亦必親迎然此禮不行久矣
但送女大國必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即以上卿行之翬見
前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禮送女大國必命上卿未聞有公親送者此齊僖愛女故然
然失禮矣讙魯地名杜氏云已去齊故不稱女未至魯故不
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云告于廟也禮迎與至俱告廟而祗于至云告廟者猶

公行不告而祗云告至例同莒書至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婧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推之天王之嫁娶皆然（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元年王姬歸于齊類）而胡氏以不親迎并不書卿至爲不能防閑啟文姜傲笴之兆夫魯十二公惟桓莊爲親迎桓迎于境雖爲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然而文姜哀姜淫失尤甚則夫傲笴之兆或別有在恐非親逆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況不書卿至則公親受之正親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女出嫁後隨遣大夫加聘問之禮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在本國遣使謂之致女在他國使來則謂之聘此傳曰致夫人也則致女之聘也年即夷仲年見前

有年

年者稔也熟也穀一熟曰年有年則熟者衆矣賈服謂桓惡而得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則宣十六年書大有年宣惡不必過于桓而曰大不宜有誤矣況君惡耳民亦何罪而必使無年此徒以婦孺之見測天意而胡氏遵之不可笑乎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此書春正月者周之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正仲冬也

狩田者以田既藝穫則隨地可狩故曰狩田此狩于郎與莊四年狩于禚昭八年蒐于紅十一年蒐于比蒲例同但左傳曰書時禮也而公羊以地遠爲譏考之郎邑在魯郊實未嘗遠註者亦知難通變言郎邑本近而郎邑之屬在郊外爲遠則明是遁詞而疏左氏者反襲其說以爲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也非常地卽書如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蓋狩有常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類夫圃囿者游觀之所不事較獵故春獵曰田謂取獸于田也夏獵曰苗謂爲苗除害也秋獵曰蒐謂搜獸于藪澤間也冬獵曰狩謂閱畢圍獸而大較以畢農事也此明屬異地並無有場圃苑囿爲四時常獵之所見之經傳不得已而以召狩河陽西狩獲麟證之夫召狩書地果是狩乎西狩不書地則何以云西西者國之西也西郊則地矣若云常地不書則春秋五蒐三在比蒲然又書何也乃胡氏并襲其說以貶桓夫弒逆之罪不以禮狩而減也罪在弒逆亦不以非禮狩而又加重也凡此皆深文之不必然者況我欲誅桓而桓不受誅則其罪反在所誅之者矣春秋筆削定無曲詞何可使爰書不確任人平反至是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天王周桓王也天王下聘禮也然諸侯不朝而王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弒逆王不能討而反來聘焉益過矣此春秋之筆所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官稱名則與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歸賵例同並無書法而說者又紛紛焉按周禮

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皆稱宰此宰夫之職本下大夫與上士相通例當稱名宰者官渠者氏伯紼者名也若公羊註以渠爲名伯紼爲字云名字並見已杜撰矣穀梁註謂下大夫老以伯爲老稱故書字則與左氏云伯有父在以少年來使故書名一老一少極其可笑而胡氏又云宰是太宰伯是封爵當是以諸侯而入相與既相而受封者則丁寧盜蘇武牛羊何從按之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者經文闕漏並非筆削舊說所謂或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者遺脫此明白了義而胡氏又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佚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討乎況春秋編年專爲記事徒以貶桓之故而竟削春秋兩年兩時之事恐無是理矣孔疏嘗云日月有詳略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截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略斷無貶遠褒近之例先仲氏亦曰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夫一日無再書者其再書者羨文也文有盈羨卽當有闕佚羨文之非褒猶之闕文之非貶也今遇闕時闕日而卽謂貶桓則此有羨日當褒桓矣桓不當褒將毋衛侯之卒可褒乎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五終